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九二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本報啓事

本報印刷廠排字房，十七日夜大雨，遭水冲，未能即時整理就緒，今日仍出半張，敬希讀者原諒！

張發生 賈文志同志

前曾在實中二十二團工作，四二年到晉察冀至今未來信，見報給家中去信或給我來信，如有知其下落者亦請來函告知，信寄興縣黑峪口晉綏行署祭祀軍人第一隊。 趙增珍

招領啓事

茲有貿易總公司闞明孝同志於本月七日由岢嵐返興，在岢嵐縣燕家溝村四面溝途中拾得草料票米票農幣等物，希失者持原機關介紹信，說明其遺失情形，與數量，來興縣本公司洽領。 晉綏貿易總公司

經過羣衆反覆比較
興縣圪針崙按貧苦程度分口糧

（興縣訊）五區圪針崙在解決貧僱口糧困難中，按貧苦程度分吃糧出糧，經過羣衆一家一家的研究比較，決定誰應該吃，吃多少，提出「不要平均思想」，「暫時有辦法的不應吃，以後沒了定耐助」，「先盡最沒辦法的人」分。按該村在六月中旬曾分配過一次向地主調劑出的口糧，但因幹部主觀分類，按等分糧，羣衆反映很多。如高秋來老漢兩口子，都是七十八歲了，勞動更不頓，眼前即沒有吃的，只分到二升雜糧三斤麵，而高圪蟲子雖是貧農成份，但尙有三大甕存糧（黃豆、高粱、糜子），分到窩子麵八斤二兩，還有些人分到口糧吃稠飯捏餃子（即蕎麵麵條），而真正困難吃饃饃糊糊（即黑豆糊糊煮的吃），稀湯拌苦菜的卻分到很少一點。另而有些賭博輪窮的人（曾有一人一次輸了九個布），不好好勞動，沒辦法就找工作團，因此羣衆反映很多。這次接受了羣衆意見，實行按人口與貧苦程度分糧的原則，解決真正缺口糧人的問題。秋來老漢兩口每人分給了五升；討論到侯碰子家時，大家說「他那個灰婆姨太實浪費，侯碰子好好勞動，借給五升」。貧農高聰良、高恐常自動說：「咱如今半月十天，一月四十餘不上，還有些辦法，先盡最窮的貧農吃」。這樣反覆比較的結果，從廿多戶貧農中，研究出十四家吃糧戶，解決了他們的當前困難。（趙晉齡）

高家堡解放後——興六區蔡家會派人前往
抓回三個逃跑地主

（興縣訊）六區蔡家會行政村，於我軍解放神木高家堡後，即派民兵中隊長呂子厚等，借同工作團劉同文同志去高家堡，將六區逃跑地主康鼎州、白玉明、白意光等三人扣回。按地主白玉明、白意光父子，是六區大峪口惡霸，曾於紅軍東渡時，殺害革命同志及其家屬，平時欺壓羣衆，無惡不作，羣衆恨之入骨。該地主等於去年土地改革時，即逃避羣衆清算，潛往高家堡。此次高家堡解放後被捉住，羣衆都興奮地說：隨你地主往那裏逃，只要咱八路軍一去就提回來了！現該三地主即送回原村，交羣衆清算。（森銘）

賀中二部同學
清算地主思想

（本報訊）賀中二部同學清算地主階級思想的鬥爭，在參加了駐地附近農民訴苦大會後，同學們對地主階級不僅有了明確的認識，而且學會了如何清算地主階級思想的鬥爭方法。賀司令員來校報告後，這一鬥爭更加展開，一部份地主階級成份的學生，自動給家庭及區村政權寫信表明自己的態度，並要求清算，個別思想頑固，不求進步堅持其地主階級立場的份子，如三隊張子推即被鬥爭，他的入校動機，是因對村幹部不滿，企圖在革命陣營裏，求得一官半職，將來回到農村進行報復。入校以來，爲取得上級信任，假裝進步，陽奉陰違，隱瞞成份，暗地搞小集團，團結落後份子，打擊班長劉增森，企圖奪取領導，在他知道家庭被清算後，表現更消極，勞動生產上怠工，裝病，學習上消極，把公家發下的鞋子給了他父親。根據上述情形，二隊全體同學召開大會，向其展開鬥爭，停止他的學習權利。（孫穆）

寧武公安局
每人每日省米二兩

（寧武訊）此間公安局發動羣衆掏野菜百斤外，並開闢已荒地，種下秋菜六畝，伙食已改成上午稀飯、炒麵，下午菽麵、菜餃子，每人每天可節約小米二兩，並由局長親自帶領保衛隊及犯人由大山打回馬茹茹三斗。另，近又組織犯人幫助貧僱農羣衆生產，已開始幫助東街坑關李后小娥種了秋菜三分。（孝先）

神池公商自生湧等
退出採買群衆的青苗

（神池訊）去秋縣府、政治處經營之商店及新會以布疋大量採買羣衆胡麻等農產品，剝削甚重，經本年三月縣聯會檢討，決定一律退還後，截至七月中旬止，計：縣府商店自生湧退出採買貧農九十二戶、中農五十一戶胡麻、豌豆三十三石四斗四升九合之剝削款本幣三百三十八萬九千六百元；政治處商店自亦退出採買貧農七戶、中農十一戶胡麻六斗、莜麥五石、豌豆一石五斗一升之剝削款五十三萬三千元，以上款均按當時市價折合。另外，八角新華商店與烈僑新華商店亦將剝削羣衆之款全部退出。（郭永昌）

交城米家莊村長等
夏借糧中包庇地主

（交城訊）米家莊村長任體恕等在預借夏糧（公糧）中，包庇地主。此次該村共派下三千六百四十斤預借糧，分派時，村長任體忠、農會秘書任秉仕等掌握一切，他們從與個人關係好壞出發，包庇八戶地主和富農，未給分派一顆。另有中農長、村長等三戶幹部家庭，均列爲免借戶。使中農負担相對加重，在該村的工作團閻青山同志，發現了這一問題，即召開幹部會討論，重新將上述免借戶，均按其借糧成份及負担能力，分配了十五至八十斤，使負担比較公平合理。（閻青山、張璉）

神池南山各村
打山穀子 解決口糧

（神池訊）二區南山各村羣衆，積極收集野菜、打山穀。水泉梁村及東四毛家見村，已打下山穀子十石，四毛家的五口之家的貧農張銀柱就打了九斗，楊改仁家打了一石二斗，僱稽滿的羣衆每天有男女百餘人打山穀子，現在有許多人家就以山穀子來解決自家的口糧困難。（天民）

多種苜蓿渡春荒

種苜蓿的好處

苜蓿是一種備荒的最好食物，春天的苜蓿芽，可當菜吃，亦可當飯吃。一年割三次，產量很大。牛羊沒有草料的時候，喂上苜蓿，長得同樣肥壯。喂兩個牲口，餅上隔掬苜蓿，一秋天就夠吃了。人得了「雀盲眼」病（晚上看不見），把苜蓿苗煮上吃，就能治好。苜蓿的根子上，有個很壯的疙蛋，不用上糞，就能長的很好，且能把壞地變成好地。據「綏德抗戰報」載：子洲玉家溝杜修枝的試驗，他原有兩垧壞地，平均打不上四斗糧，二十二年種了苜蓿，二十八年就把地變肥了，他開荒種，每垧山梁要收三十多口袋，其中有個種子還收了一石二斗。比原來的好地還收的多。另據宋丕顯同志的調查，晉西北能種苜蓿的壞地很多，如興縣郭家溝北梁，偏關水泉、老營一帶，神池小辛莊梁，方山開家溝附近，五寨的郭家河梁，保德的山頭梁，等等沒人種的剛砂地，都可以種苜蓿，今年天旱誤了下種時，好地荒了的也不少，更須以大量種，土種當不會缺乏。

怎樣種法？怎樣經營？

從三月到八月（處暑前後）是種植時期，只要有雨就能種。如果種的太遲了，恐怕冬天凍死。種法有條播、撒播，按種爲十天最好，按種要先翻地，距離二尺遠，一寸來深，一餅子用籽十幾顆，一垧地用籽二合。陰地陽地都行，陽地長得快。苜蓿是宿根草，種上就能收割。因爲頭一年長不大，所以今年在糜谷等莊禾地搭種也不住莊稼。長出苗以後，要防止牲口吃，當年不割，不鋤，任其自生自滅。明春長出第一茬嫩苗，像割韮菜一樣割下來，是人吃的最好時期。一年割三次，（割的多了根的不旺）割一回鋤一回。割的時期不定，人吃是割嫩芽，作牲口吃是開花以前。開花以後是喂牲口。割的時候要從地皮割，傷了根，怕割死；留了留下老茬子，頂住不發旺。長過幾年快要枯死時，用犂淺淺的耕一次，將枯老的死根去掉，還能活幾年。或者讓其死掉，改種別的莊稼，另在別的地上種苜蓿，這樣可把壞地倒成好地。

要提倡組織一下

苜蓿是這樣好的備荒作物，但是晉西北種的並不多，有些農民還不會種，也不知道他的好處。因此，在渡春荒的口號下，我們的幹部需要廣爲宣傳，大大提倡，並應幫助解決籽種問題。

戰鬥中的第一後方醫院

傷癒戰士重赴戰場

第一後方醫院六十五名傷員，經短期治療後已恢復健康，於本月十四日拋掉拐杖，穿着嶄新的單衣齊集第二所的廣場上，參加歡送晚會。會場上堆着雞蛋、紙烟、菓子等慰勞品，於歡樂悠揚中開會。實政委予同志們極大鼓勵，並要求傷員在離院前對本院工作多予批評。醫院所在地的政府代表，向傷員們致敬意。最後傷員代表答詞除向本院表示謝意外，並號召留院傷員遵守院規，好好休養，以期早日出院。最後舉行簡單表演節目助興，其中傷員們最感興趣者爲國際友人戴德大夫之提琴獨奏。（卩光）

一所組成輸血隊

一所在接受新任務動員會上，宣佈組成輸血隊（輸給傷員），參加者異常踴躍，當場報名的即有三十三人。又該院工作人員，抽出一部份被子，爲從前綫下來的傷員解決困難。（卩光）

一所護士自己做鞋

一所護士爲解決穿鞋困難，利用工作餘暇，自找破布做袼褙（剪尖作鞋子）學做鞋。現很多護士已穿上自己所做之新鞋。目前這一運動正逐漸擴大中。（吳增燕）

歡送國際友人戴傑克

本月十一日晚，院部於陝北某地設宴爲加拿大友人戴傑克先生餞行。實政委代表本院全體工作人員致歡送詞，感謝戴先生遠涉重洋爲中國人民的戰士服務的國際友愛精神，並祝戴先生一路平安，戴氏答詞，盛讚解放區的各種建設。最後以「將來的中國是人民的！」一語贈本院全體工作人員。（卩光）

延壽農民挖壞根運動中
挖出潛伏之蔣匪師長

（新華社東北十六日電）松江延壽縣翻身農民挖壞根運動中，挖出蔣匪師長王興武（王逆原名王鴻勝）等匪首多名。僞滿時，王逆充當日寇特務，僞滿倒台後，被蔣記「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爲十五集團軍師長，潛伏於哈爾濱、珠河、延壽、方正一帶，利用封建迷信團體，組織「王萬升」等大小廿餘匪股，竄擾哈東各地。去年六月，曾嘯聚延壽所有股匪一千二百名，企圖攻佔延壽城，旋經我軍擊潰，王逆即潛逃牡丹江市，僞裝小販，秘密活動，企圖再起。上月廿五日，經延壽翻身農民協同牡丹江市城關翻身羣衆發現，即星夜會同牡市公安部隊，將王逆逮捕，並搜獲蔣賊委任狀五份，及訓令一紙，並挖出「團長」以下大小匪首十六名。當日延壽街頭黑板報上大書捷報，翻身農民莫不歡慶。

晉察冀各地方武裝
牽制敵兵力達三萬

（新華社晉察冀十五日電）晉察冀各地方武裝部隊活躍於平津保三角地區及保定、石莊、太原周圍，牽制蔣傅正規軍及地方團隊達三萬餘名，並予蔣傅軍上月進擾冀中腹地之所謂「集團進軍」以重大殺傷，迫使蔣傅軍倉惶撤回保定。各地方兵團自六月下旬至本月初旬，於上述各地區共作戰一三五次，斃傷俘蔣傅僞軍二千二百餘名，摧毀敵碉堡五十餘座。平津保三角地區我騎大游擊兵團曾於七月廿九日以秋風掃落葉之勢，一舉將霸縣東北大清河西岸僞王鳳崗部之碉堡二十三座全部掃除。向平綏路兩側堡壘之天陽游擊兵團，於攻克天（鎮）陽（原）公路上重要據點敵家屯，完全控制該公路之後，復分兵一部，北越平綏路，將天鎮縣屬路北廣大地區完全收復，與在察北活動之冀察熱人民解放軍相呼應。上月流竄冀中之蔣傅軍部隊，曾到處遭我地方部隊阻擊，自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被民兵以冷槍、地雷、伏擊斃命的，即達八百餘名。

渤海騎兵大隊創造
一比三五零輝煌戰果

（新華社山東十七日電）渤海騎兵大隊一部配合城縣地方武裝，於本月九日在該縣殲滅蔣僞濟陽縣大隊等兩個營，共斃俘僞副營長王秋以下三百五十餘人，繳獲輕機槍十六挺，步槍二百餘支，彈藥萬餘發。是役，我僅犧牲一人，創一比三百五十之輝煌戰果。

蔣機狂炸黃水決堤
鄄鄆兩縣百餘村被淹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六日電）蔣機狂炸，洪水沖潰黃堤，鄄、鄆兩縣現已有百餘村被淹，災民在洪水中掙扎求生，復遭蔣機射擊，慘絕人寰。記者特於三日至該災區勘察，剛到鄄北（新設縣，在鄄城北）十萬高蔡、劉莊時，即有蔣機兩架盤旋上空，村民于福拉住記者哭訴說：「像我分到的六畝高粱豆子，全被淹了，那要不是蔣介石那孬種，今年光穀子多打呀！」他已得到民主政府一萬四千元的搬家費。記者到達水最深的劉莊時，該村只露一座最高的小屋了，水手屈紀臨兒說：「村中四十多家全被淹了，我划上船去救人，剛救起六個，就被蔣機打傷了兩個。」記者沿大堤至鄆北，堤上盡是無家可歸的災民。記者曾在六十里內，受到蔣機三次掃射，在武四莊，目睹災民錢九台及其女被蔣機擊傷打死。東長治修防段王段長告記者：十二日蔣機血洗臨濮渡口，死傷災民十三人。修防段助理員英雲率領災民遷移，船抵中流，中彈沉沒，全船二十八人，均被波濤捲沒。

蔣管區拾零

蔣管區糧荒嚴重之際，上海蔣家行總竟將總之救濟糧食囤積牟利，致使某項糧食大批發霉腐爛。本月九日，蔣行總將腐爛救濟糧交蔣記中央信託局購料處公開標售者，即有霉粉九千餘袋，白米五萬餘市斤。當投標商發覺該糧已全部腐爛時，均掩鼻而過，市民莫不憤恨異常。

魏德邁在廣州活動

對學生愛國運動充滿惡意 謀排斥英國在華南之勢力

（新華社陝北十七日電）魏德邁於十五日由滬飛廣州，停留一天，已於十六日下午飛返南京。魏之「視察」華南，爲美帝國主義大舉侵略華南的標誌，爲此目的，美國即必須同時把英國勢力排斥出去。十五日魏在廣州美領事館接見美駐香港總領事哈柏時，顯示其對香港的特別興趣，據中央社消，彼係「聽取哈柏報告目前香港與廣州有關經濟政治財政等問題，此爲特使館所特感興趣者。」同時，最近盛傳美政府已與葡萄牙簽訂協定，葡方將澳門新城港全部港口割讓美國附爲商埠，美方則拿出三百萬美元爲築港之用，此舉被一般認爲是美國企圖孤立香港的步驟之一。十五日及十六日，魏曾兩度接見中國政治乞丐民社黨伍憲子等在廣東之頭領，並以關懷態度，詢問廣州各大學校長，廣州各大學學生爲什麼熱烈參加愛國運動。魏在廣州會見蔣家文武官員時，曾密談軍事問題，談話之具體內容，則照例不予發表。魏返京後，將由其顧員個別分赴蔣管區其他各地「調查」。該社消息，美帝國主義所寵愛的蔣家將領孫立人，於十四日在長春接見記者時，承認美國助蔣訓練新軍一事，「正在順利進行中」，孫本人則將於廿日前由東北飛返南京，以便接受太上皇魏德邁之訓示。

華北蔣管區各級學校師生
生活每況愈下陷入飢餓
大中學生渴求光明出路來解放區求學

（新華社陝北十六日電）綜合平津報紙消息，華北蔣管區各級學校師生生活在每況愈下的饑餓狀態中，大中學生均渴求光明出路。平津各大學經費均極困難，學校維持一步，須向銀行借款，往往不能如期發給，實款借用以發薪，如借餅充飢已。北大自上月份起，往往無錢發薪，欠薪達四十萬元者，由校方代向銀行貸款百萬元，負擔利息，據北大教授十二萬元，爲此，北大教授楊人楩、鄭華熾、樊弘等於上月底請學校當局代向蔣記教育部呼籲改善待遇，要求按月發給麵粉。[illegible]教授待遇，每月僅數十萬元，天津南開大學教授待遇亦極低，每月僅四十萬元，仍不夠一人之食，在留校任教之間，不得不在外兼職，教授因不能維持生活而離校者已有多人。[illegible]

[illegible]學生生活亦極困苦，大學生每日僅食兩頓，中學生更苦。[illegible]千元，甲種每月十八萬元，乙種九萬元，學生還是負擔不起。南開中學一生說：「活不了！天天吃窩頭，肚子餓極了。」[illegible]

[illegible]學生陷於失學失業者，已達百分之八十以上。[illegible]大學生是非常嚮往解放區的，他們說：「我們忍無可忍了，一再被蔣匪迫下去，我們只有到解放區去。」[illegible]

日本奴役中國的捲土重來

王宗一

抗戰勝利二週年不久以前，蔣介石賣國政府悍然公佈了「開放」中日「貿易」，今後在中國領土上，將又大量泛濫着蘸滿中國人民鮮血的廉價的日本商品。可是，對於日本已不是第一個消息了，日本財閥御用報的東京「每日新聞」，遠在一月十一日的社論，便早已喊起「工業日本原料中國」的老調，它說道：「數前爲殖民時代，日本在遠東之任務，仍然重大；尤其對於中國爲然，中日經濟之繁榮，密切相關係，中國經濟前途，依賴於工業者少，而依賴於農業者多。」十二年前即一九三五年二月，日本外務省的「中日經濟提攜方案」，也如此寫着，「擴大對於中國的復興運動，給於技術及資本之援助」，「由日本供給工業品，由中國供給原料品，實行物物交換制度，增進貿易關係。」兩句上都是一模一樣。中國人民流血所戰敗的日本，在美國包庇扶持與蔣賊的合作下，正順利的重新走上經濟奴役的老路，所以開放中日貿易引起我國愛國同胞與工商業界人士的一致反對，絕不是偶然的。所謂「工業日本原料中國」，就是要打擊中國的民族工業，中日經濟關係又要恢復到抗戰前的狀態去了。

日本投降兩年來，蔣介石政府奉承美國主子麥克阿瑟意旨，一直在「以貨易貨」形式下，將大量青島、長蘆和閩粵二省的鹽，東北的鐵，開灤的煤，錦州葫蘆山的礬礦以及桐油、大豆等原料，運往日本，爲日本工業生產輸血。蔣介石不顧中國人民用煤如何缺乏（據僞民黨官方公佈，今年蔣管區缺煤達八百萬噸以上），但仍要運煤給日本；不顧中國人民如何缺乏食鹽（貴州、河南、湖北、江西等地自去年以來鹽荒都未解決，人民仍在淡食），但日本製鹼工業需要的鹽還是源源得到對賣國賊蔣介石的供給。蔣政府不顧一切地剝奪中國人民用品，拚命去供奉日本，以致運往物資的數目數量，早已超過了「七七」抗戰前的規模，去年一年鹽的輸日數量即達一千萬担，等於一九二一年日本索取鹽數（青島鹽）三百五十萬担及一九三二年索取蘆鹽（長蘆鹽）三十三萬噸的總和。至於本年度的情形，蔣政府早已確定以二千萬担食鹽輸日（引大公報），抵全國產額七分之二，爲去年輸日數之兩倍。去年輸日鹽砂（包括礬礦等）即達四百萬担（據大公報載王芸生「日本半月」），去年九月廿二日，日本一次即向蔣政府提出六萬噸鐵和二十萬三千噸上等焦煤的要求。

日本的工業設備，由於美國一再包庇，並拖延賠償問題的解決，以及麥克阿瑟保留日本工業自一九三零至一九三四年水準，即是說，保留「九一八」以後的水平，工業潛力就完整如故了，加上蔣介石的原料供應，生產增加，於是日本就捲土重來，首先想重新恢復中國市場。據孟憲章氏去年十月十七日發表在北平世界日報的文章中說：「一九四六年頭四個月內，日本輸出總值超過一億美元，後六個月估計達四億美元」，但其中，輸入中國的佔多少，尚無統計，但日貨曾大量出現上海，爲衆所周知，而且蔣區報紙亦也公開報導過，日本政府在今年七月間爲準備秋後恢復中日貿易擬定的一九四七年度「中日貿易計劃」，爲秋後四個月內，即規定對蔣「貿易」總和擴大到一萬萬四千六百九十六萬餘美元，按此計劃，日本對蔣貿易在規模上超過了一九三九年日本佔各國對華貿易首位時的規模，即日本準備向東北發動「九一八」事變時的規模。扣計輸蔣貨物總值將達九千九百二十餘萬美元，其中百分之七十五將爲紡織工業產品。據中紡天津分廠副經理王瑞基談：[illegible]樣一來，中國[illegible]正醒了。戰之戰前中日貿易情況，日貨大批輸華，不外爲棉毛織品、人造絲、鋼鐵、海產、食品、海製品、海味等，而且還有些「海味」很多都是自中國領海的海面上捕獲的。由此可見，中日貿易開放後，對中國經濟的民族工業的打擊是如何嚴重，由此亦可知賣國賊蔣介石數典忘祖喪心病狂到如何程度！

蔣介石出賣國家利益，是與其內戰政策密切聯系着的。目前美蔣正佈置了一個更毒辣的圈套，便是由蔣介石供給原料給日本，以換回日本製造的一部份軍用物資，包括軍械、彈藥、飛機、運輸器材等，而以國家經濟利益爲代價，進行其間秘密，曾已多多少少透露出來。日本將以火車頭、木船、鐵軌、枕木、車皮來換中國原料，以蔣軍人參與指揮和訓練蔣軍，則已是公開秘密。日本介石甘心居日本之下，作美國在遠東第二號走狗的結果，將如上海一般民族工業家所說：「日本將再次首先以經濟，繼以軍事的統治，宰制中國」（據路透社電）。蔣介石倒行逆施，悍然不顧人民的反對，淪中華民族爲美日帝國主義奴隸的萬劫不復深淵，這一反動的開放貿易一措施，隨着今後日貨的大泛濫，必將激起全國人民不分階級、職別、宗教、信仰與政治宗旨，緊密團結起來，爲中國民族生存、民族工業的前途和民族的獨立而決死奮鬥，以加速結束蔣介石賣國內戰的統治。